

本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自是定理然小人害人之術却又愈出愈奇即如申生之慈仁非特他人知之即晉亦未嘗不知也申生小心承順并無絲毫過端以如此之人而欲讒之豈不甚難况晉獻亦并不疑之不特不疑且深信其無他此即欲廢之其將何以爲詞哉試看優施驪姬便想出一反跌之計先把他說得好了然後漸漸壞去便使人易聽小人害人自許多方法聽言者可不慎哉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君子之去小人先去其甚者小人之害君子亦先去其高者先去甚惡之小人是殲厥渠魁之意而先去最高之君子者取其易爲力也蓋君子無不自愛而恥於受污稍一污之則其自去惟恐不亟矣從來朝廷之上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無不如此今優驪欲去三公子而首申生正是這一般算計

太子主兵姑勿論其理之當與不當只是事體先有許多不便了行軍之道賞罰爲重幸而獲勝賞無所加如其不勝却是如何行罰敗而不罰是爲失刑無以申威而用眾若欲罰之則將如何而罰之只此一件便有許多行不去了至於說到嫌其專權制命侵官蹈危還是第二層說話晉強於魏失魏得晉豈不便宜只就一面看來魏公之言何嘗不是但不知虞之相依而兩存者全是互爲救援四字蓋獨力則不能支而并力倚角



則可以抗晉也。魏固借助於虞，虞亦借助於魏，有難則互為應援。無事則各守疆宇，能相救而不能相吞，所以能並存也。至於晉則不然，虞失魏固可借助於晉，不思晉取魏後復何所借助於虞？無所借而地偏焉。晉何愛於虞？乎智者慮事八面俱到，愚人便只看得一面，所以常被入欺。虞公之愚已足，是愚不去了，又加之以貪璧貪馬之心，焉得不墮晉術耶？

凡人懷才抱志，誰不思見知於人，見用於世，只是時運未來，任你千樣營謀，偏要逢着困阨，不怕你氣死悶死，到時運來時，不知不覺便自然生出機會來，只看百里奚便是樣子，才不能與命拗，真把天下有才有才人哭煞。

志士安貧，達人知命，學者皆知只是到無可奈何時，却也難講。百里奚是志士，達人自不消說，然到了屢屢為炊，不能保其妻子之不凍餒，這安貧知命的四個字，自然也守不住了。到出遊而久無所遇，困苦更自可知，至作媵於秦，自恥而逃，乞食於鍾，飼牛牧馬，豈非至賤之事耶？吾想爾時百里奚殆亦壯志索然矣，豈知反因作媵一名，得以受知秦穆羊皮贖，立致華廡，禍福倚伏，真是令人難測。

話說獻公內蠱於驪姬，外惑於二五益疎太子而親愛齊齊，只因

申生小心承順，又數將兵有功，無間可乘，驪姬乃召申生，施告以心腹

之事，今欲廢太子而立奚齊，何策而可？施曰：三公子申生皆在遠

鄙，誰敢為夫人難者？驪姬曰：三公子年皆強壯，歷事已深，朝中多為

之左右，吾未敢動也。申生謀事必申生，施曰：然則當次第去之。驪姬曰：去

之孰先？施曰：必先申生，其為人也慈仁而精潔，亦能殺身所以聖人

之仁也，精潔則恥於自污，慈仁則憚於賊人，恥於自污則憤不能

忍憚於城人其自賊易也然世子迹雖見疎君素知其爲人謗以異謀必不信夫人必以夜半泣而訴君苦爲舉世子者而因加誣焉

婦人必須此法益不然幾說可售矣驪姬果夜半而泣獻公驚問其如此則人不信也

故再三不肯言故音不說獻公迫之驪姬對曰妾雖言之君必不信也

又若一行惡毒之甚妾所以泣者恐妾不能久待君爲歡耳獻公曰何出此不祥之言驪姬收淚而對曰妾聞申生爲人外仁而內忍其在曲沃

甚加惠於民民樂爲之死其意欲有所用之也申生每爲人言君惑於妾必亂國舉朝皆聞之獨君不聞耳母乃以靖國之故而禍及於

君君何不殺妾以謝申生可塞其謀勿以一妾亂百姓獻公曰申生

仁於百姓豈反不仁父乎

正是惡毒然妾聞外人之言曰驪姬對曰妾亦疑之

與在上不同匹夫以愛親爲仁在上者以利國爲仁苟利於國何親

之有獻公曰彼好潔不懼惡名乎

王不殺官曰放之於

君是爲平王爲東

加之平王吞哉獻公意悚然遂披衣起坐

良曰夫人言是也若何而可驪姬曰君不若稱毫而

以國授之彼得國而厭其欲其或可以釋君且昔者曲沃之兼翼非

骨肉乎武公惟不顧其親故能有

獻公曰不可我有武與威以臨諸侯今當吾身而失國不可謂武有

子而不勝不可謂威失武與威人能制我雖生不如死爾勿憂吾將

圖之驪姬曰今赤狄皇落氏

將兵伐狄以觀其能用眾與否也若其不勝罪之有名若勝則信得

眾矣

國人必服夫勝敵以靖邊鄙又以識世子之能否吾何為不使獻公曰善乃傳令使申生率曲沃之眾以伐臯落氏少傅里克在朝諫曰太子君之貳也故君行則太子監國夫朝夕視膳太子之職遠之猶不可况可使帥師乎獻公曰申生已屢將兵矣里克曰向者從君於行今專制固不可也獻公仰面白已亦覺其言得口故而歎曰寡人有子九人尚未定孰為太子卿勿多言里克嘿然而退告於狐突狐突曰危哉乎公子也乃遺書申生勸使勿戰戰而勝滋忌不如逃之申生得書歎曰君之以兵事使我非好我也欲測我心耳可見申生命為孝耳違君之命我罪大矣戰而幸死猶有令名乃與臯落大戰於稷桑之地臯落氏敗走申生獻捷於獻公驪姬曰世子果能用眾矣奈何獻公曰罪未著也姑待之狐突料晉國將亂乃托言痼疾杜門不出時有今山西二國乃是同姓比鄰唇齒相依其

陳周列國志

卷之六

四

地皆連晉界晉公醜好兵而驕屢侵晉之南鄙邊人告急獻公謀欲伐驪姬請曰何不更使申生彼城名素著士卒為用可以成功也獻公已入驪姬之言誠恐申生勝驪姬之後益立威難制躊躇未決問於大夫荀息曰可伐乎荀息對曰驪姬方睦吾攻驪姬必救之若移而攻驪姬又救之以一敵二臣未見其必勝也獻公曰然則寡人無如何矣荀息對曰臣聞驪姬公淫於色吾誠求國中之美女教之歌舞盛其車服以進於驪姬如此禮物其名卑詞請平驪姬公必喜而受之彼孰於聲色將怠棄政事疎斥忠良我便行賂驪姬使侵擾驪姬境然後乘隙而圖之驪姬可滅也獻公川其策以女樂遺驪姬公欲愛之大夫荀之俗諫曰此驪姬所以釣驪姬也君奈何吞其餌乎荀息公不聽竟許驪姬平自此日聽淫聲夜接美色視朝稀疎矣舟之僑復諫驪姬公怒使出守下陽之關荀息未幾驪姬

貪冒之略果侵擾虜境兵至渭泐爲虜兵所敗虜王遂起傾國之

師虜公恃其前勝亦率兵拒之相持於桑田之地合河南獻公復問

於荀息曰今虜相持寡人可以伐虜否荀息對曰虜之交未離

也臣有一策可以今日取虜而明日取虜獻公曰卿策如何荀息曰

君厚賂虜又是密使而假道以伐虜獻公曰吾新與虜成代之無名

言吾因以爲名而請於虜獻公又用其策虜之邊吏果來責讓兩下

遂治兵相攻虜公方有虜之患不假照管獻公曰今伐虜不忠無

名矣但不知賂虜當用何物荀息對曰虜公性雖貪然非至寶不可

動之必須用二物前去但恐君之不舍耳獻公曰卿試言所用何物

荀息曰虜公最愛者壁馬之良也君不有垂棘之壁垂棘地名屈產

之乘乎屈產地名請以此二物假道於虜貪於壁馬墮吾

東周列國志卷之六五六卷五

計矣獻公曰此二物乃吾至寶何忍棄之他人荀息曰臣固知君之

不舍也雖然假吾道以伐虜無虞救必滅虜亡虜不獨存壁馬安

往乎夫寄壁外府養馬外廢特暫事耳大夫里克曰虜有賢臣二人

曰宮之奇百里奚明於料事恐其諫阻奈何荀息曰虜公貪而愚雖

諫必不從也賢臣或可以圖思知獻公即以壁馬交付荀息使如

斷不能醫食利得是獻公初聞虜來假道欲以伐虜意甚怒及見壁馬不覺固噴

作喜手弄壁而目視馬問荀息曰此乃汝國至寶天下罕有奈何以

惠寡人荀息曰寡君慕君之賢畏君之強故不敢自私其寶願邀權

於虜國獻公曰雖然必有所言於寡人也荀息曰虜人屢侵我南鄙

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請平今約誓未寒責讓日至寡君欲假道以

請罪焉儻幸而勝虜所有鹵獲盡以歸君謂在貪寡君願與君世敦

盟好虜公大悅宮之奇諫曰君勿許也謂在貪云唇亡齒寒謂吞豎同姓

非一國矣獨不敢加於虜虜者以有昏齒之助耳虜今日亡則明日禍必中於虜矣雖然不聽不可不諫虜公曰晉君不愛重寶以交權

於寡人寡人其愛此尺寸之徑乎且晉強於虜十倍失虜而得晉何不利焉子退勿預吾事宮之奇再欲進諫百里奚牽其裾乃止宮之

奇退謂百里奚曰子不助我一言而更止我何故百里奚曰吾聞進嘉言於愚之前猶委珠玉於道也殺殺闞龍逢紂殺比干惟強諫

耳子其危哉宮之奇曰然則虜必亡矣吾與子盍去乎百里奚曰子去則可矣又偕一人不重子罪乎吾寧徐耳宮之奇盡族而行不言

所之者者自歸報晉侯言虜公已受璧馬許以假道獻公便欲親將伐虜里克人見曰虜易與也毋煩君往獻公曰滅虜之策何如里克曰

虜都上陽其門戶在於下陽下陽一破無完虜矣臣雖不才願效此微勞如無功甘罪獻公乃拜里克為大將荀息副之率車四百乘伐

虜先使人報虜以兵至之期虜公曰寡人辱受重寶無以為報願以兵從虜虜公曰君以兵從不如獻下陽之關虜公曰

下陽虜所守也寡人安得獻之虜虜公曰臣聞虜君方與虜大戰於桑田勝敗未決君托言助戰以車乘獻之陰納晉兵則關可得也臣

有鐵葉車百乘惟君所用虜公從其計守將舟之倫信以為然開關納車車中藏有晉甲入關後一齊發作欲閉關已無及矣里克驅兵

直進舟之倫既失下陽恐虜公見罪遂以兵降晉里克用為鄉導望上陽進發却說虜公在桑田聞晉師破關急急班師被虜兵掩殺一

陣大敗而走隨身僅數十乘虜虜公及至上陽守禦茫然無策晉兵至築長圍以困之自八月至十二月城中採樵俱絕連戰不勝士

卒疲敝百姓日夜號哭里里奚使舟之倫為書射入城中論虜公使降

虜公曰吾先君為王荆士吾不能為降諸侯乘夜開城率家眷奔京

師去訖里克等亦不追趕百姓香花燈燭迎里克等進城克安集百姓秋毫無犯留兵戍守將府庫寶藏盡數裝載以十分之三并女樂獻於虜意在於國故不惜如費一番禮物虜公益大喜里克一面遣人馳報晉侯

自己托言有疾休兵城外俟病愈方行虜公不時饋藥侯問不絕如此月餘忽謀報晉侯兵在郊外虜公問其來意報者曰恐伐虜無功親來接應耳說已入虜消息猶未至晉耶明是被綻成公却不能知虜公曰寡人正欲面與晉

君講好今晉君自來寡人之願也慌忙郊迎致餽兩君相見彼此稱高自不必說獻公約與虜公較獵於箕山虜公欲誇耀晉人盡出城中之甲及堅車良馬與晉侯馳逐賭勝是日自辰及申圍尚未撤忽

有人報城中火起微君又獻公曰此必民間漏火不久撲滅耳固請再打一圍大夫百里奚密奏曰傳聞城中有亂君不可留矣虜公乃辭晉侯先行半路見人民紛紛逃竄言城池已被晉兵乘虛襲破虜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公大怒喝教驅車速進來至城邊只見城樓上一員大將倚欄而立

藍甲鮮明威風凜凜向虜公言曰前蒙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國

發謝明賜魏公國之尚能守家而大受其虜公轉怒頃刻之間無有

可憐門前是便欲攻門城頭上一聲梆響箭如雨下虜公命車速退使人

催轡後面車馬軍人報曰後軍行遲者俱被晉兵截住或降或殺車

馬皆為晉有晉侯大軍即到矣虜公進退兩難歎曰悔不聽宮之諫也愚人不測盡頭處再不顧百里奚在側問曰彼時卿何不言

百里奚曰君不聽之奇其能聽奚乎臣之不言正留身以從君於今日耳虜公正在危急之際見後有單車驅至視之乃虜國降將丹之

僑也虜公不覺面有慙色丹之僑曰君改聽棄虜失已在前今日之計與其出奔他國不如歸晉君德量寬洪必無相害且憐君必厚待君君其勿疑虜公躊躇未決獻公隨後來到使人請虜公相見

獻公不得往獻公笑曰寡人此來爲取璧馬之值耳小意璧馬也命以後車載獻公宿於軍中百里笑緊緊相隨或諷其去曰吾食其祿久所以報也獻公入城安民有息左手托璧右手牽馬而前曰臣謀已行今請還璧於府還馬於廐獻公大悅髯翁有詩云

璧馬區區雖至寶

請將社稷較何如

不誇苟息多奇計

還笑康公真是愚

獻公以璧公歸欲殺之苟息曰此駭豎子耳公定將何能爲於是待以寓公之禮別以他璧及他馬贈之曰吾不忘假道之惠也丹之僑至拜爲大夫僑薦百里奚之賢獻公欲用奚使僑通意奚曰終魯君之世乃可僑去奚歎曰君子違也不適仇國况仕乎吾卽仕不於魯也舟之僑聞其來聖形其短小人自己不做好人又要與不悅時秦穆公任好卽位六年尙未有中宮使大夫公子繁求婚於魯欲得魯侯長女伯姬魯之六爲夫人獻公使太史蘇箴之得雷澤歸妹卦第六爻其繇曰

士刲羊亦無盬

音說也也女承筐亦無貲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太史蘇箴其辭以爲魯國在西面而有責言非和睦之兆况歸妹嫁娶之事而震變爲離其卦爲睽睽離皆非吉名此親不可有獻公更使太卜鄭伯以龜筮之音說也偃獻其兆卜吉斷詞曰

松柏爲鄰 世作舅甥

三定我君 利於婚媾 不利寇

史蘇猶據箴詞爭之獻公曰向者固云從筮不如從卜卜既吉矣又何違乎吾聞魯受帝命謂周也其後將大此句是不可拒也遂許之公子歸復命路遇一人面如瘰血隆準虬鬚以兩手握兩鋤而耕入土累尺命索其鋤觀之左右皆不能舉公子執問其姓名對曰公孫氏名犇字子孫魯君之疎族也犇曰以子之才何以屈於隴畝

杖對曰無人薦引耳。家傑受 全是

曰士為知己者死若能見挈固所願也繫與之同載歸秦言於穆公

穆公使為大夫穆公聞晉已許婚復遣公子繫如晉納幣遂迎伯姬

晉侯問滕從嫁之臣於羣臣舟之僂進曰百里奚不願仕晉其心不測不

如遠之乃用奚為滕却說百里奚是國國人字非伯年三十餘娶妻

杜氏生一子奚家貧不遇欲出遊念其妻子無依戀戀不舍杜氏曰

妾聞男子志在四方君壯年不出圖仕乃區區守妻子坐困乎妾能

自給毋相念也家只有一伏雌杜氏宰之以餞行廚下乏薪乃取屨

屨炊之春黃蒸煮脫粟飯奚飽餐一頓臨別妻抱其子牽袂而泣曰

富貴勿相忘奚遂去遊於晉求事襄公無人薦引又是吃這久之窮

困乞食於餽時奚年四十矣餽人有妻相者奇其貌曰子非乞人

也叩其姓名因留飯與談時事奚應對如流指畫井井有致襄叔歎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九 六卷九

曰以子之才而窮困乃爾豈非命乎初奚既遂留奚於家結為兄

弟百里奚年四十五襄叔家亦貧奚乃為村中養牛以佐

養殮之費值公子無殖叔與公新立為君懸榜招賢奚欲往應招襄

叔曰先君有子在外無知非分竊立終必無成奚乃止後聞王子

頽好牛其飼牛者皆獲厚糈乃辭襄叔如圖襄叔戒之曰丈夫不可

輕失身於人仕而棄之則不忠與同患難則不智古人於朋友之際

也此此行弟其慎之吾料理家事當至圖相看也奚至圖謁見王子頽

以飼牛之術進頽大喜欲用為家臣襄叔白餽而至奚與之同見子

頽退謂奚曰頽志大而才疎其所與皆讒諂之人必有覬覦非望之

事吾立見其敗也志大而與讒諂之人交則必有邪謀才疎而與讒

論人妙不如去之奚因久別妻子意欲還襄叔曰圖有賢臣宮之奇

者吾之故人也相別已久吾亦欲訪之弟若還圖吾當同行遂與奚

同至國國時奚妻杜氏貧極不能自給已留落他方不知去處奚感傷不已我亦傷之蹇叔與宮之奇相見囚言百里奚之賢宮之奇遂

薦奚於國公國公拜奚爲中大夫蹇叔曰吾觀國君見小而自用亦

非可與有爲之主奚曰弟久困貧譬之魚在陸地急欲得勺水自需

矣千古才木志士失身斯也蹇叔曰弟爲貧而任吾難阻汝異日

若見訪當於宋之鳴鹿村其地幽雅吾將卜居於此蹇叔辭去奚遂

留事國公及國公失國奚周旋不舍曰吾既不智矣敢不忠乎至是

國用奚爲勝於秦奚歎曰吾抱濟世之才不遇明主而展其大志又

臨老爲人媵比於僕妾辱莫大焉行至中途而逃將適國道阻乃適

國及宛城宛之野人出獵疑爲奸細執而縛之奚曰我國人

也因國亡逃難至此野人問何能奚曰善飼牛野人釋其縛使之餵

牛牛日肥澤野人大悅聞於國王國王召奚問曰飼牛有道乎奚對

曰時其食恤其力心與牛而爲一國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獨牛也可

通於馬是是君不明是是百里奚時適水乃使爲圉人牧馬於南海

却說國穆公見國勝有百里奚之名而無其人怪之公子然曰故國

臣也今逃矣穆公謂公孫枝曰子桑在國必知百里奚之略是何等

人也公孫枝對曰賢人也知國公之不可諫而不諫是其智從國公

於國而義不臣國是其忠且其人有經世之才但不遇其時耳能

知賢人而此公孫枝之穆公曰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孫枝曰臣

聞奚之妻子在國不知如何問之其亡必於國何不使人往國訪之

使者往國還報奚在海濱爲國君牧馬穆公曰亦以重幣求之國其

許我乎公孫枝曰百里奚不來矣穆公曰何故公孫枝曰國之使奚

牧馬者爲不知奚之賢也君以重幣求之是告以奚之賢也國知奚

之賢必自用之肯畀我乎君不若以逃媵爲罪而賤贖之欲求人於

知國存時

必須重賂不車賂則未來有時又不可重賂重賂則反不來而知無
不第者可見臨事原無印板計策今人謀事而不中者大都印板
計策此管夷吾所以脫身於魯也穆公曰善乃使人持糞羊糞羊之

皮五進於魯王曰做邑有賤臣百里奚者逃至上國寡人欲得而加
罪以警在者請以五羊皮贖歸魯王恐失魯歡乃使東海人囚百里

奚以付魯人百里奚將行東海人謂其執戮持之而泣奚笑曰吾聞

魯君有伯王之志彼何急於一媵夫求我於魯將以用我也不見才

逆是福此行且富貴矣又何泣焉遽上囚車而去將及魯境穆公

使公孫枝往迎於郊先釋其囚然後召而見之問年幾何奚對曰纔

七十歲穆公歎曰惜乎老矣奚曰使奚逐飛鳥搏猛獸則臣已老若

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尚少也昔穆公尚年八十釣於渭濱文王載之以

歸拜爲尚父率定周鼎臣今日遇君較呂尚不更早十年乎穆公壯

其言正容而問曰做邑介在戎狄不與中國會盟叟何以教寡人俾

做邑不後於諸姬幸甚奚對曰君不以臣爲亡國之虜衰殘之年乃

虛心下問臣敢不竭其愚夫莊岐之地文武所與山如大牙原如長

蛇固不能守而以畀之魯此天所以開魯也開此一語令人且夫介

在戎狄則兵強不與會盟則力聚今西戎之間爲國不啻數十并其

地足以耕籍其民可以戰此中國諸侯所不能與君爭者君以德撫

而力征四字并用方能有成既全有西陲然後扼山川之險以

臨中國俟隙而進則恩威在君掌中而伯業成矣豈止於霸直穆公

不覺立起曰孤之有君猶魯之得仲父也一連與語三日言無不

合遂爵爲上卿任以國政因此魯人都稱奚爲五羖大夫又相傳以

爲穆公舉奚於牛口之下以奚曾飼牛於魯魯用五羖羊皮贖回故

也耳翁有詩云

脫囚拜相事真奇 仲後重聞百里奚

從此西秦名顯赫

不虧身價五羊皮

百里奚辭上卿之位舉薦一人以自代不知所舉何人且聽下回分

解

第二十六回

歌屢屢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凡真是賢才未有不愛服勝已不特愛服苟有展布未有不引與同事且讓之居上者蓋君子之心公而虛公則無自利之心虛則無自滿之意故能引讓勝已也百里奚只薦用蹇叔一節其賢已不可及矣若小人纔略得地步便惟恐勝已相形擠去之惟恐不力又安肯於進身之初便先薦之使居已上乎

蹇叔初見秦穆一篇說話有大有小有進有退有次序有權衡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十二

六卷五十二

有把柄從來說爲國者必須威德并用自是老生常談至說德而不威其國外削威而不德其民內潰便將德威二字之木末始終理弊功効分割得清清楚楚請看一部列國志中諸侯或外削或內潰者曾有一人之不中否又說到三戒逐句自下註脚明快爽朗古今爲國之道無以更加於此就其言語行事而論之蹇叔王佐之才也其只以霸用於秦者亦時有未可耳

夫妻至情然一到富貴貧賤之間便都不敢自信如杜氏已明知是百里奚却不敢自通先求爲潞衣婦又請升堂而歌書中雖只敘得二層而杜氏胸中固已不知柔腸幾折矣夫妻至情尙且如此况朋友乎故富貴人不念舊交而欲舊交恃其夙昔以自達豈有冀乎此古人於乘車戴笠之間諄諄致意也

秦穆聞百里奚之賢則求之於楚而用之聞蹇叔之賢則聘之

於宋而用之至於繇余雖賢然既已用於戎矣乃千方百計必
求致而用之他如公孫枝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等皆一時人
才之選舉之村豎之中升諸朝廷之上高爵厚祿信任不疑如
此之君古今有幾及身而霸固所應當子謂其實爲王業所基
有識者必不以爲河漢也

音樂女色原非禍人之具然古今來之有國有家者壞事每由
於此何也蓋耽於聲色而怠棄政事耳故管子之咎齊桓曰好
酒好色無害於霸不能任賢理政乃爲害霸故齊桓尚任管窺
諸賢修明政事雖多內變嗜酒聽音而竟成其爲五霸之首今
戎主雖愛女樂若聽音御女之外仍不疎於政事委任繇余聽
其諫說何至遂爲秦算乎至因歸遲而疑其二心致賢人爲敵
國所用更是淺木愚見不值一笑也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十三

六

話說繇穆公深知百里奚之才欲爵爲上卿百里奚辭曰臣之才不

如臣友蹇叔十倍君欲治國家請任蹇叔而臣佐之

自已脚步尚早
若穆復亦必賢
如此之人
何處更覓穆公曰子之才寡人見之真矣未聞蹇叔之賢也奚對曰

蹇叔之賢豈惟君未之間雖繇之人亦莫之聞也然而臣獨知之

臣嘗出游於繇欲委贄於公子無知蹇叔止臣曰不可臣因去齊得

脫無知之禍嗣游於繇欲委贄於王子顏蹇叔復止臣曰不可臣復

去周得脫子顏之禍後臣歸虞欲委贄於繇公蹇叔又止臣曰不可

臣時貧甚利其爵祿姑且留事遂爲晉俘夫再用其言以脫於禍一

不用其言幾至殺身此其智勝於中人遠矣今隱於繇之鳴鹿村宜

速召之穆公乃遣公子蹇叔假作商人以重幣聘蹇叔於繇百里奚另

自作書致意公子蹇叔收拾行囊駕起犢車二乘逕投鳴鹿村來

今猶
虎邑見數人息耕於隴上相慶而歌歌曰

山之高兮無排

音排 行所乘

途之渺兮無燭相將隴上兮泉甘而上沃

勤吾四體兮分吾五穀三時不害兮饗殮足畢此天命兮無榮辱

藝在車中聽其音韻有絕塵之致乃歎謂御者曰古云里有君子而

鄙俗化今人蹇叔之鄉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風信乎其賢也

亦問歌 次問答

故人百里奚有書托吾致之耕者指示曰前去竹林深處左泉右石

中間一小茅廬乃其所也藝拱手稱謝復登車行將半里來至其處

藝舉目觀看風景果是幽雅隴西居士有隱居詩云

翠竹林中景最幽 人生樂此更何求

數方白石堆雲起

一道清泉接澗流

得趣猿猴堪共樂

忘機麋鹿可同遊

紅塵一任漫天去

高卧先生百不憂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十一

藝停車於草廬之外使從者叩其柴扉有一小童子啓門而問曰貴

客何來藝曰吾訪蹇先生來也童子曰吾主不在藝曰先生何往童

子曰與鄰叟觀泉於石梁少頃便回藝不敢輕造其廬遂坐於石上

以待之童子將門半掩自入戶內須臾之間見一大漢濃眉環眼方

面長身背負鹿蹄二隻從田滕西路而來藝見其容貌不凡起身迎

之那大漢卽置鹿蹄於地與藝施禮藝因叩其姓名大漢答曰某蹇

氏丙名字白乙藝曰蹇叔於君何人對曰乃某父也藝重復施禮曰

稱久仰

大初今大 蹇叔大漢曰足下何人到此貴幹藝曰有故人百里奚

今仕於

有書信托某奉候尊公蹇丙曰先生請入草堂少坐吾父

引至矣言畢推開雙扉讓公子藝先入蹇丙復取鹿蹄負之至於草

堂童子收進鹿蹄蹇丙又復施禮分賓主坐定公子與蹇丙談論

些農桑之事因及武藝丙講說甚有次第藝暗暗稱奇想道有其父

方有其子井伯之鴈不虛也獻茶方罷蹇丙使童子往門首伺候其
父少頃童曰報曰翁歸矣却說蹇叔與鄰叟二人肩隨而至見門前
有車二乘駭曰吾村中安得有此車耶蹇丙趨出門外先道其故蹇
叔同二叟進入草堂各相見敘次坐定蹇叔曰適小兒言吾弟井
伯有書乞以見示公子熱遂將百里奚書信呈上蹇叔啓緘觀之略
曰

奚不聽兄言幾蹈虞難幸秦君好賢贖奚於牧豎之中委以爲政
奚自量才不逮兄乞兄共濟秦君聞名若渴敬命大夫公子熱布
幣奉迎惟兄幡然出山以酬生平之志如兄留戀山林奚卽相從
於鳴鹿之野矣

蹇叔曰井伯何以見知於秦君也公子熱將百里奚爲賸逃蹇君
聞其賢以五羊皮贖歸始末敘述一遍今寡君欲爵以上卿井伯曰
言不及先生必求先生至秦方敢登仕寡君有不腆之幣使熱致命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十五

六卷下

言訖卽喚左右於車廂中取出微書禮幣排列草堂之中鄰叟俱山
野農夫從未見此盛儀相顧驚駭謂公子熱曰吾等不知貴人至此
有失迴避熱曰何出此言寡君尊蹇先生之喘如枯苗望雨頌二位
老叟相勸一聲受賜多矣二叟謂蹇叔曰旣歸邦如此重賢不可虛
貴人來意蹇叔曰苜蓿公不用井伯以致敗亡若蹇君肯虛心任賢
一井伯已足國來用賢那有多了的老夫用世之念久絕不得
相從所賜禮幣望乞收回求大夫善爲我辭公子熱曰若先生不往
井伯亦必不獨留蹇叔沉吟半晌歎曰井伯懷才未試求仕已久今
適遇明主吾不得不成其志勉爲井伯行病友病廢不惜屈節此
等交情及於何處更覓
不久仍歸耕於此耳童子報鹿蹄已熟蹇叔命取牀頭新釀醪之以
奉客公子熱西席二叟相陪瓦盃木筋賓主勸酬欣然醉飽不覺天

色已晚遂留繫於草堂安宿次早二叟攜樽餞行依前敘飲良久公
子繫誇白乙之才亦要他同至○邦○塞叔許之乃以秦君所贈禮幣
分贈二叟囑付看覩家問此去不久便再得相敘再分付家人勤力
稼穡勿致荒蕪二叟珍重而別塞叔登車○白乙西爲御公子繫另自
一車並駕而行夜宿曉馳將近○塞郊公子繫先驅入朝參謁了秦穆
公言塞先生已到郊外其子塞丙亦有揮霍之才臣并取至以備任
使穆公大喜乃命百里奚往迎塞叔既至穆公降階加禮賜坐而問
之曰井伯數言先生之賢先生何以教寡人乎塞叔對曰○僻在西
土鄰於戎翟地險而兵強進足以戰退足以守所以不列於中華者
威德不及故也非威何畏非德何懷不畏不懷何以成霸穆公曰威
與德二者孰先塞叔對曰德爲本威濟之德而不威其國外削威而
不德其民內潰穆公曰寡人欲布德而立威何道而可塞叔對曰○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十六

六卷十六

雜戎俗民鮮禮教等威不辨貴賤不明臣請爲君先教化而後刑罰

其此一句是通篇之

言蓋叔度之辭全在教化既行民知尊敬其上然後恩施而知感

刑用而知懼上下之間如手足頭目之相爲○管夷吾節制之師所以

號令天下而無敵也穆公曰誠如先生之言遂可以霸天下乎塞叔

對曰未也夫霸天下者有三戒毋貪毋忿毋急貪則多失忿則多難

急則多蹶夫審大小而圖之烏用貪衡彼己而施之烏用忿酌緩急

而布之烏用急○三戒之所以然每條下其第一句君能戒此三者於

霸也近矣穆公曰善哉言乎請爲寡人酌今日之緩急塞叔對曰秦

立國西戎此禍福之本也今齊侯已孝霸業將衰君誠善撫雍涓之

衆以號召諸戎而征其不服者諸戎旣服然後斂兵以俟中原之變

捨醫之遺而布其德義君雖不欲霸不可得而辭矣穆公大悅曰寡

人得二老真庶民之長也乃封塞叔爲右庶長百里奚爲左庶長位

皆上卿謂之二相并召白乙丙爲大夫自二相兼政立法教民興利除害國大治遠等用賢史官有詩云

子繫薦奚奚薦叔

轉相汲引布秦庭

但能好士如秦穆

人傑何須問地靈

穆公見賢才多出於異國益加採訪公子繫薦秦人西乞術之賢穆

公亦召用之百里奚素聞晉人繇余負經綸之略私詢於公孫枝枝

曰繇余在晉不遇今已仕於國矣奚歎惜不已却說百里奚之妻

杜氏自從其夫出遊紡績度日後遇饑荒不能存活攜其子趁食他

鄉展轉流離遂入秦國以澣衣爲活其子名視字孟明日與鄉人打

獵角藝不肯營生杜氏屢諭不從及百里奚相秦杜氏聞其姓名曾

於車中望見未敢相認因府中求澣衣婦杜氏自願入府澣衣勤於

擣濯府中人皆喜然未得見奚之面也一日奚坐於堂上樂工在廡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十七

六卷一百七

下作樂杜氏向府中人曰老妾頗知音律願引至廡一聽其聲府中

人引至廡不言於樂工問其所習杜氏曰能琴亦能歌乃以琴援之

杜氏援琴而鼓其聲淒怨樂工俱傾耳靜聽自謂不及再使之歌杜

氏曰老妾自流移至此未嘗發聲願言於君若請得陞堂而歌之樂

工稟知百里奚奚命之立於堂左杜氏低眉斂袖揚聲而歌歌曰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春黃糝炊粳粳今日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五羊皮父梁肉子啼饑夫文繡妻澣衣嗟乎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曰君行而我啼今之曰君坐而我立嗟乎富

貴忘我爲

三歌今是賦體而文怨妻詩已問漢

百里奚聞歌愕然召至前詢之正其妻也遂相持大慟良久問兒子

何在杜氏曰村中射獵使人召之是日夫妻父子再得完聚穆公聞

百里奚妻子俱到賜以粟千鐘金帛一車次日奚率其子孟明隨朝

見謝恩穆公亦拜視爲大夫與西名術白乙丙並號將軍謂之三帥

專掌征代之事姜國吾離遂盡有瓜州之地魏時西戎主亦班見秦人強

之君離兵敗奔國以觀穆公之爲人穆公與之道於苑囿登三休

之臺三休誇以宮室苑囿之美繇余曰君之爲此者役鬼耶抑役人

耶役鬼勞神役人勞民諺海可人消精博口對外國使臣編一穆

公異其言曰汝戎夷無禮樂法度何以爲治繇余笑曰禮樂法度此

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聖制爲文法以約束百姓僅僅小治其後日

漸驕淫借禮樂之名以粉飾其身假法度之威以督責其天下怨

望因生篡奪若戎夷則不然上合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上下一體無形迹之相欺無文法之相擾不見其治乃爲至治

如此各各金金銀銀正正道道再再上上高高者者須須受受符符御御穆公默然退而述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十六

其言於百里奚奚對曰此晉國之大賢大臣熟聞其名矣穆公蹙然

不悅曰寡人聞之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繇余賢而用於戎將

爲秦患奈何奚對曰內史廖多智君可謀之不或或事事報報出出自自己

用用大大之之智智乃乃穆公卽召內史廖告以其故廖對曰戎主辭虛荒微未

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之女樂以奪其志留繇余不遣以爽其期使其

政事怠廢上下相疑雖其國可取况其臣乎穆公曰善乃與繇余同

席而坐共器而食居常使秦叔百里奚公孫枝等輸流作伴叩其地

形險夷兵勢強弱之實一面裝飾美女能音樂者六人遣內史廖至

報聘以女樂獻之又其其密密謀謀主主亦亦班班大大悅悅曰聽音而夜御女遂

疎於政事繇余留秦一年乃歸主怪其來遲繇余曰臣日夜求歸

君固留不遣主疑其有二心於息頗疎之繇余見主軌於

女樂不理政事不免苦口進諫主拒而不納穆公因密遣人招之

餘棄**國**歸**秦**卽擢亞卿與二同事餘遂獻伐**國**之策三帥兵至**國**境宛如熟路**國**主赤班不能抵敵遂降於**國**後人有詩云

虞逢百里終成虜 戎失餘亦喪邦

畢竟賢才能幹國 請看齊霸與秦強

西**國**主赤班乃諸戎之領袖向者諸戎俱受服役及聞赤班歸**國**無不悚懼納土稱臣者相繼不絕君子於事也馬其難正是此意穆公論功行賞大宴

羣臣羣臣更番上壽不覺大醉回宮一臥不醒宮人驚駭事聞於外羣臣皆叩宮門問安世子道失穆召太醫入宮診脈脈息如常但閉目不

能言動太醫曰是有鬼神欲命內史廖行禱內史廖曰此是尸厥必有異夢須俟其自復不可驚之禱亦無益世子道失守於牀第之側寢

食俱不敢離而俟至第五日穆公方醒額間汗出如雨連叫怪哉世子道失驚跪而問曰君體安否何臥之久也穆公曰頃刻耳道失曰君臥已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十九

越五日得無有異夢否穆公驚問曰汝何以知之世子道失曰內史廖

固言之穆公乃召廖至榻前言曰寡人今者夢一婦人救束宛如姬嬪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來召寡人寡人從

之忽若身在雲中縹渺無際至一宮闕丹青炳煥玉階九尺上懸珠簾婦人引寡人拜於階下須臾簾捲見殿上黃金爲柱壁衣錦繡精

光奪目有王者冕旒華袞憑玉几上座左右侍立威儀甚盛王者傳命賜醴有如內侍者以碧玉甕賜寡人酒甘香無比王者以一簡授

左右卽闈堂上大聲呼寡人名曰任好聽旨爾平**國**亂如是者再婦人遂教寡人拜謝復引出宮闈寡人問婦人何名對曰妾乃**寶夫人**

也居於太白山在今鳳翔府之西麓在君宇下君不聞乎妾夫葉君別居南陽或一二歲來會妾君能爲妾立祠當使君霸傳名萬載寡人

因問**國**有何亂乃使寡人平之寶夫人曰此天機不可預洩已聞雉

雷聲大如雷霆寡人遂驚覺不知此何祥也廖對曰雷侯方寵驪姬

疎太子保無亂乎天命及君君之福也穆公曰寶夫人何為者廖對

曰臣聞先君文公之時有陳倉山名在今屬人人於土中得一異物形

如滿囊色間黃白短尾多足背有利喙陳倉人謀獻之先君中途遇

二童子拍手笑曰汝虐於死人今乃遭生人之手乎陳倉人請問其

說二童子曰此物名狷在地下慣食死人之腦得其精氣遂能變化

故謹持之狷亦張忽作人言曰彼二童子者一雌一雄名曰陳寶

乃野雉之精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遂舍也而逐童子二童子

忽化為雉飛去陳倉人以告先君命書其事於簡藏之內府臣實掌

之可啓而視也夫陳倉正在太白山之西君試獵於兩山之間以求

其迹則可明矣穆公命取文入藏簡觀之果如廖之語因使廖詳記

其夢并藏內府次日穆公視朝羣臣畢賀穆公遂命駕車獵於太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二十 太公

山適運而西將至陳倉山獵人舉網得一雉雞五色無瑕光采照人

須臾化為石雞色光不滅聖者上帝所賜一雉雞精為使耶光其

穆之夢弟師此妖所獵者獻於穆公丙史廖賀曰此所謂寶夫人也

得雌者霸徵乎君可建祠於陳倉必獲其福穆公大悅命沐以蘭湯

浴以錦衾盛以玉匱即日鳩工伐木建祠於山上名其祠曰寶夫人

祠改陳倉山為寶雞山有司春秋二祭每祭之晨山上聞雞鳴其聲

聞三里之外間一年或二年忽見赤光長十餘丈雷聲殷殷然此乃

葉君來會之期葉君者卽雄雉之神所謂別居南陽者也至四百餘

年後光武生於南陽起兵誅王莽復漢祚為後漢皇帝乃是得雉

者王之驗畢竟穆公如何定亂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驪姬之害申生從前回迤邐而來到此回是結穴處譬如奕者局勢已成到此只消一點一劫便滿盤都是故此數計雖復而其得力處却不在此回也

驪姬之害申生十九都是優施之惡起初進讒之力及交結二五爲助說里克使之中立這幾個大關節處都是這個奸賊主意驪姬不是得他爲謀未必便能害太子不害太子晉國不亂其初只由失於內外之防其弊遂至破國亡家敗壞而不可收拾可畏哉

荀息里克都只是謀臣算不得大臣爲其只看得見手邊也

平鄭父之才識高似荀里數倍却反屈於下僚晉之用人如此宜其亂也

驪姬之讒太子處處先之以哭蓋先以哭動人主之心而後其言易入也然哭之一字却是婦人長技通病今人於妻妾之間有以哭進其說者其亦憤之也哉

申生只以順命爲孝故不憚自賊不知自賊之弊更甚於出亡由於素日晰理不明認義不熟之故以此論之卽謂杜原欸之轉導無狀也可

荀息以璧馬之謀遂滅虞虢二國可謂智矣乃於晉獻之殺申生害羣公子却不能出一言以諫阻反受立奚齊之亂命而許以死忠雖有之智安在哉不知大體而僅以從命爲忠卽謂小人之忠可也

申生本不應死又在可以不死之地而竟死愚之過也禮子之於父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恐溷近致死而子親以殺子之名

也况國家冢嗣又與士庶不同關係社稷之存亡宗嗣之絕續尤不可以輕死者也地居於外逃之可以自脫聞信在先去之不忠無名留其身以繫國家之重姑俟君老而後入焉於以安靖其國家猶可幹蠱而蓋其父之愆也乃計不及此而只一死以成己之名貽亂國之殃而無補於其親之過僅可謂自好之人耳揆之於義所欠實多吾故無取焉

話說**魯獻公**既并**齊**二國羣臣皆賀惟**懿姬**心中不樂他本意欲

遣世子**申生**伐**虢**却被**里克**代行又一舉成功一時聞無題目可做

乃復與**優施**相議言**里克**乃**申生**之黨功高位重我無以敵之奈何

優施曰苟息以一璧馬滅**虢**二國其智在**里克**之上其功亦不在

里克之下若求**虢**為**齊**子之傳則可以敵**克里**有餘矣所為

單國晉仇敵也夫晉之大夫皆能**里克**為可慮子將是外大夫也不夫**懿姬**請於**獻公**遂使**荀息**傳笑

東周列國志卷之六 二二二

齊卓子**懿姬**又謂在**施**曰苟息已入我黨矣**里克**在朝必破我謀何

計可以去之克去而**申生**乃可圖也**優施**曰**里克**為人外強而中多

顧慮誠以利害動之彼必持兩端然後可收而為我用克好飲夫人

能為我具特羊之饗我因侍飲面以言探之其入則夫人之福也即

不入我優人亦聊與為戲從來嫌說之言多以此人都是圖其何罪

焉**懿姬**曰善乃代為**優施**治飲具**優施**預請於**里克**曰大夫驅馳

聞勞苦甚施有一杯之獻願取間邀大夫片刻之權何如**里克**許

之乃攜酒至**克**家**克**與內子**孟**子大夫妻曰皆西坐為客施再拜進

觴因侍飲於側調笑甚洽酒至半醺施起舞為壽因謂**孟**曰主賓

唱我我有新歌為主歌之孟酌兕觥以賜施以羊脾問曰新歌何

名施對曰名暇豫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貴也此句便來乃稽顙而

歌歌曰

暇豫之吾吾兮不如烏鳥眾皆集於苑兮爾獨於枯苑何榮且茂
兮枯招斧柯斧柯行及兮奈爾枯何

歌詠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施曰譬之於人其母爲夫人其子將

爲君本深枝茂眾鳥依託所謂苑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謗禍害

將及本搖葉落鳥無所棲斯爲枯矣言罷遂出門里克心中怏怏卽

命撤饌起身遂入書房獨步庭中迴旋良久是夕不用晚餐挑燈就

寢展轉牀褥不能成寐豈是大臣才識變革左思右想優施內外俱寵出入宮

禁今日之歌必非無謂而發彼欲言未竟俟天明當再叩之捱至半

夜心中急不能忍遂分付左右密喚優施到此問話優施已心知其

故連忙衣冠整齊跟着來人直達寢所里克召優施坐於牀間以手

撫其膝問曰適來說枯之說我已略喻豈非爲曲沃乎汝必有所聞

可與我詳言不可隱也施對曰久欲告知因大夫乃曲沃之傅且未

敢直言恐見怪耳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二十三施曰使我預圖免禍之地是汝愛我也何怪之

有施乃俯首就枕畔低語曰君已許夫人殺太子而立矣齊有成謀

矣里克曰猶可止乎施對曰君夫人之得君子所知也中大夫

之得君亦子所知也夫人主乎內中大夫主乎外雖欲止得乎里克

曰從君而殺太子我不忍也輔太子以抗君我不及也中立而兩無

所爲想想了半夜原來想出這道可以自脫否施對曰可施退里克坐

以待旦取往日所書之簡視之屈指恰是十年歎曰卜筮之理何其

神也遂造大夫平鄭父之家屏去左右告之曰史蘇卜假之言驗於

今矣平鄭父曰有聞乎里克曰夜來優施告我曰君將殺太子而立矣

齊也平鄭父曰子何以復之里克曰我告以中立平鄭父曰子之言

如見火而益之薪也爲子計宜陽爲不信彼見子不信必中忌而殺

其謀于乃多樹太子之黨以固其位然後乘間而進言以奪君之志

成敗猶未有定下難交頰有大臣才今子曰中立則太子孤矣禍可

立而待也里克頓足曰惜哉不蚤與吾子商之別去登車詐墜於車下次日遂稱傷足不能赴朝史臣有詩云

別去登車詐墜於車下次日遂稱傷足不能赴朝史臣有詩云

持羊具享優人舞 斷送儲君一曲歌

堪笑大臣無遠識 却將中立佐操戈

優施回復驪姬驪姬大悅乃夜謂獻公曰太子久居曲沃君何不召

之但言妾之思見太子妾因以為德於太子冀免旦夕何如獻公果

如其言以召申生申生應呼而至先見獻公再拜問安禮畢入宮參

見驪姬驪姬設饗待之言語甚權次日申生入宮謝宴驪姬又留飯

是夜驪姬復向獻公垂淚言曰妾欲回太子之心故召而禮之不意

太子無禮更甚獻公曰何如驪姬曰妾留太子午飯索飯半酣戲謂

妾曰我父老矣若母何妾怒而不應太子又曰昔我祖老而以其母

姜氏遺於我父今我父老必有所遺非子而誰欲前執妾手妾拒之

乃免至此方下板手君若不信妾試與太子同游於囿君從臺上

觀之必有覩焉獻公曰諾及明驪姬召申生同遊於囿驪姬預以蜜

塗其髮蜂蝶紛紛皆集其鬢姬曰太子盍為我驅蜂蝶乎申生從後

以袖麾之獻公望見以為真有調戲之事矣心中大怒即欲執申生

行誅驪姬跪而告曰妾召之而殺之是妾殺太子也且宮中曖昧之

事外人未知姑忍之獻公乃使申生還曲沃而使人陰求其罪過數

日獻公出田於翟翟在晉之北驪姬與優施商議使人謂太子曰君

夢齊姜申生詠曰苦饑無食必速祭之齊姜別有祠在曲沃申生乃

設祭祭齊姜使人送胙於獻公獻公未歸乃留胙於宮中六日後獻

公回宮驪姬以鴆入酒以毒藥傳肉而獻之曰妾夢齊姜苦饑不可

忍因君之出也以告太子而使祭焉今致胙於此待君久矣獻公取

解酒欲嘗酒屢跪而止之曰淮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獻公曰然

乃以酒漉地地即墮起又呼犬取一醬肉擲之犬啖肉立死驪姬伴

爲不信再呼小內侍使嘗酒肉小內侍不肯強之纔下口七竅流血

亦死驪姬伴大驚疾趨下堂而呼曰天乎天乎國固太子之國也君

老矣豈且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弑之雖是狼毒然令是前而言罷

雙淚俱下復跪於獻公之前帶噎而言曰太子所以設此謀者徒以

妾母子故也願君以此酒肉賜妾妾寧代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即

取酒欲飲獻公奪而覆之氣咽不能出語驪姬哭倒在地恨曰太子

真忍心哉其父而且欲弑之况他人乎始君欲廢之妾固不肯後固

中戲我君又欲殺之我猶力勸今幾害我君妾誤君甚矣獻公半晌

方言以手扶驪姬曰爾起孤便當暴之羣臣誅此賊子當時出朝召

諸大夫議事惟孤突久杜門里充稱足疾平鄭父托以他出不至其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二十五 六卷十

餘畢集朝堂獻公以申生逆謀告訴羣臣羣臣知獻公畜謀已久皆

面面相覷不敢置對東關五進曰太子無道臣請爲君討之獻公乃

使東關五爲將梁五副之率車二百乘以討曲沃囑之曰太子數將

兵善用衆爾其慎之狐突雖然杜門時刻使人打聽朝事聞二五戒

車心知必往曲沃急使人密報太子申生申生以告太傅杜原款原

款曰昨已留宮六日其爲宮中置毒明矣子必以狀自理羣臣豈無

相明者毋束手就死爲也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自理

而不明是增罪也卽不明却亦幸而明君護姬未必加罪又以傷君

之心懼傷君心而不顧社稷之計此何理也不如我死原款曰且適他國以俟後圖如

何申生曰君不察其無罪而行討於我我被弑父之名以出人將以

我爲鴟鴞矣若出而歸罪於君是惡君也死而不歸惡於君乎而又

更甚矣何且彰君父之惡必見笑於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

其愚也

是重困也乘君脫罪是逃死也我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男不逃死乃爲書以復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愛死雖然君老矣于少

國家多難伯氏努力以輔國家申生雖死受伯氏之賜實多於是北向再拜自縊而死死得不合申道吾無取焉死之明日東闔五兵到知申生已

死乃執杜原款囚之以報獻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也獻公使原款證成太子之罪原款大呼曰天子究哉原款所以不死而

就俘者正欲明太子之心也昨留宮六日豈有毒而久不變者乎驪姬從屏後急呼曰原款輔導無狀何不速殺之獻公使力士以銅撻

擊破其腦而死羣臣皆暗暗流涕祭五東闔五謂優施曰重耳夷吾與太子一體也太子雖死二公子尚在我竊憂之優施言於驪姬使

引二公子驪姬夜半復泣詎獻公曰妾聞重耳夷吾實同申生之謀申生之死二公子歸罪於妾終日治兵欲冀而殺妾以圖大事君

不可不察獻公意猶未信蚤朝近臣報蒲屈二公子來觀已至闔闈太子之變即時俱回轅去矣獻公曰不辭而去必同謀也乃遣寺人

勃鞞率師往蒲擒拿公子重耳賈辛率師往屈擒拿公子夷吾狐突喚其次子狐偃至前謂曰重耳駢脇脇骨重瞳一目二瞳狀貌偉異又

素賢明他日必能成事且太子既死次當及之汝可速往蒲助之出奔與汝兄毛同心輔佐以圖後舉狐偃遵命是夜奔蒲城來投車耳

重耳大驚與狐毛狐偃方商議出奔之事勃鞞車馬已到蒲人欲閉門拒守重耳曰君命不可抗也勃鞞攻入蒲城圍重耳之宅重耳與

毛偃急趨後園勃鞞挺劍逐之毛偃先踰牆出推牆以招重耳勃鞞執重耳衣袂劍起袂絕重耳得脫去勃鞞收袂回報三人遂出奔

國謂狄君先夢蒼龍蟠於城上見公子來到欣然納之須臾城下有小車數乘相繼而至叫開城甚急重耳疑是追兵便教城上放

箭城下大叫曰我等非追兵乃臣願追隨公子者重耳登城觀看

認得為首一人姓趙名衰字子餘乃大夫趙城之弟仕晉朝為大夫

重耳曰子餘到此孤無慮矣即命開門放入餘人乃胥臣

晉國之孫魏犇即魏武子孤射姑字季由食未於費又顛頡介子推先軫食也

亦曰皆知名之士其他願執鞭負囊奔走效勞又有原叔等數十人

重耳大驚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趙衰等齊聲曰主上失德寵妖姬

殺世子國且晚必有大亂素知公子寬仁下士所以願從出亡

君教開門放入眾人進見重耳泣曰諸君子能協心相輔如肉傅骨

生死不敢忘德魏犇攘臂前曰公子居蒲數年蒲人咸樂為公子死

若借助於我以用蒲人之眾殺入絳城朝中積憤已深必有起為向

應者因以除君側之惡安社稷而撫民人豈不勝於流離道塗為逋

客哉此人言在蒲時自然重耳曰子言雖壯然震驚

東周列國志卷之六

君父非亡人所敢出也魏犇乃一勇之夫見重耳不從遂咬牙切齒

以足頓地曰公子畏難外輩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乎孤僕謂

孛曰公子非畏驪姬畏名義耳後來人不肯輕來安乃不言昔

人有古風一篇單道重耳從亡諸臣之盛

蒲城公子遭讒變 輪蹄西指奔如電

擔囊仗劍何紛紛 英雄盡是山西彥

山西諸彥爭相從 吞雲吐雨星落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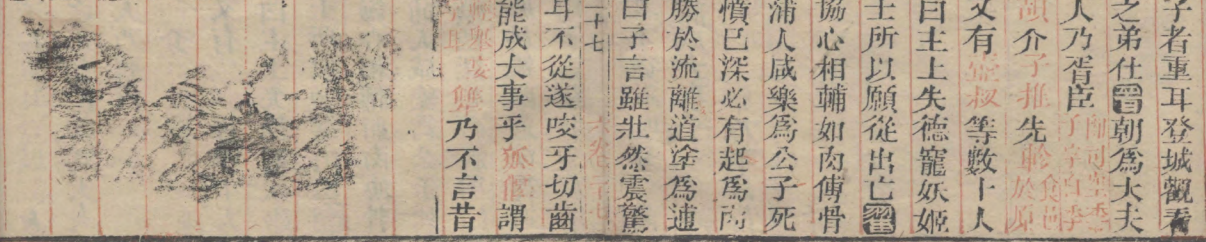
文臣高等擎天柱 武將雄誇駕海虹

君不見 趙成子 冬日之溫徹人髓

又不見 司空季 六韜三略饒經濟

二狐肺腑兼尊親 出奇制變圖如輪

魏犇矯矯人中虎 賈佗疆力輕千鈞



顛顛昂藏獨行意

直哉先軫胸無滯

子推介節誰與儔

百鍊堅金任磨礪

顛顛上下如掌股

周流遍歷秦齊楚

行宮寢食無相離

患難之中定臣主

古來眞主百靈扶

風虎雲龍自不孤

梧桐種就鸞鳳集

何問朝中菀其枯

重耳自幼謙恭下土自十七歲時已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狐則**

姑凡朝野知名之士無不納交故雖出亡患難之際豪傑願從者甚

衆惟大夫**卻芮**與**呂節**腹心之契號射是夷吾之母舅

一人獨奔屈以就夷吾相見之問書以**賈華**之兵且暮且至夷吾卽

令**敏**兵爲城守計**原**無心獲夷吾之意及兵到故緩其圍使人

陰告夷吾曰公子宜速去不然**晉**兵繼至不可當也夷吾謂**卻芮**曰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二十六

六卷

重耳在**晉**今奔**晉**何如**卻芮**曰君固言二公子同謀

以是爲計今異出而同走**有**辭矣**晉**兵且至**晉**不如之**與**

近方強盛且婚姻之國君百歲後可借其力以圖歸也**夷**

吾乃奔**國**伴追之不及以逃奔復命**獻公**大怒曰二子不獲

其一何以用兵此左右欲縛**賈華**斬之**平鄭**父奏曰君前使人築二

城使得聚兵爲備非**賈華**之罪也**梁**亦奏曰夷吾庸才無足慮重

耳有賢名多士從之朝堂爲之一空且**吾**世仇不伐**除**重耳後

必爲患**獻公**乃赦**賈華**使召**勃鞞**聞**賈華**幾不免乃自請率兵伐

晉獻公許之**勃鞞**兵至**城**君亦盛陳兵於**採桑**相相守二月餘

平鄭父進曰父子無絕恩之理二公子罪惡未彰旣已出奔而必追

殺之得無已甚乎**未**可必勝徒勞我師爲鄰國笑

獻公意稍轉卽召**勃鞞**還師獻公疑羣公子多**重耳**夷吾之黨異曰

必爲奚齊之梗乃下令盡逐羣公子逐之豈不可復之公族無敢

留者於是立奚齊爲世子百官自二五及幼息之外無不人人扼腕

多有稱疾告老者時國襄王之元年獻公之二十六年也是秋九

月獻公奔赴葵邱之會不果於中途得疾至國還宮驪姬坐於足泣

曰君遭骨肉之讐盡逐公族而立妾之子一旦設有不諱我婦人也

奚齊年又幼悅群公子挾外援以求入妾母子所靠何人何不早算

當以幼君託之思日後在托夫入勿憂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孤

苟息至於榻前問曰寡人聞士之立身忠信爲本何以謂之忠信苟

息對曰盡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獻公曰寡人欲以弱孤累大

夫大夫其許我乎荀息稽首對曰敢不竭死力獻公不覺墮淚驪姬

哭聲聞幙外數日獻公憂驪姬抱奚齊以授荀息時年纔十一歲荀

息遵遺命奉奚齊主喪百官俱就位哭泣驪姬亦以遺命拜荀息爲

上卿梁丘東園五加左右司馬斂兵巡行國中以備非常國中大小

事體俱關自荀息而後行以明年爲新君元年告訃諸侯畢竟奚齊

能得幾日爲君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凡爲君者立嫡以長正也晉獻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

主卿不能明白理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

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司馬氏

荀息若早知奚齊卓子之立國人而不與力辭托孤之寄以悟

其君則可以不死於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爲之任托孤之

責則可以不死於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爲之任托孤之

寄雖欲臨難苟免豈可得乎 朱氏

荀息之立奚齊猶有君命既已見殺何又擅立卓子以大逆人情乎死不足惜矣 穆文熙

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又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君子重然諾正是慎之於始以爲後來可復地耳晉獻殺賢孝之太子又逐無辜之羣公子而立有罪嬖人之子爲君可謂義乎荀息不以道義衡之而遽許之以死可謂信近信於義乎有罪嬖寵子爲庶孽立子爲君可謂不失其親乎外無大國之援內有羣公子之怨內乏腹心之助而有抱憤之臣其可宗乎信不近義而因失其親言可不必復矣荀息若於里罕明告之時權之以義棄其亂命而改圖焉迎重耳而立之則不特轉禍爲福而仍可不失其令名乃不知變計而惟以踐言爲賢奚齊已亡又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二十

卷之二

立卓子以重辜而深怨辜之身死名滅而無濟於事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曰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其荀息之謂乎

屠岸夷雖是力士然却是有見識人不是一味鹵莽者只看東關五已自啖以爵祿他却來與驢造商量雖通告以大義他便幡然應命僞圍里克連誅二五此其識見高於荀息多矣不得以其力士而輕之也

議迎重耳狐突不肯署名自是老手深心亦慮內難未靖迎立未必便安耳其曰二子從亡嫌於與弒不過托詞不署耳只看重耳不來辭迎數語便知二人自有心術相合處此非淺人之所知也

卻尚頗有見識其度事揣情四面安放都無可議只是輔者夷

吾脚跟先靠得不好所以壞了賢臣擇主而事正爲怕帶累自家耳

重耳素有賢名國人悅服禮賢下士羣臣所歸從亡諸人一時英傑父亡國亂不爲乘喪羣臣迎請不爲因亂太子先亡已爲大長於序應立不爲無名此時卽因迎請返國正位無有不可他只因外有夷吾及羣公子懷虎視之心挾強鄰之力將來必有鬪爭未便安然無事故且坐觀其釁祿圖萬全耳卻萬之言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一句便已勘破隱衷故勸夷吾借秦力以求入亦是一樣見識難爲淺人道也

里不旣以國眾來迎自不患其不納入國而賞之厚則可以爲恩薄亦可以無怨奈何百萬七十萬許之如此其多後乃尺寸不與乎秦有婚姻之好使人來而勸我以乘時是已有納我之意矣厚許以金玉幣帛秦亦有所利矣不患其不從也入國而償之易於爲力不失信而可以結強隣之歡奈何許以五城而又尺寸不與乎不許而與可以生歡許而不與亦最爲招怨內怨則迎我者可以改圖外怨則助我者可以別助吾故曰失計之甚也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三十一

六

詰說 **荀息**擁立公子**奚齊**百官都至喪次哭臨惟**狐突**托言病篤不

至 **里克**私謂**不鄭**父曰孺子遂立矣其若亡公子何**丕鄭**父曰此事

全在 **荀息**姑與探之二人登車同往荀息府中息延入 **里克**告曰主

上憂駕 **重耳** **吾**俱在外叔爲國大臣乃不迎長公子嗣位而立嬖

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黨怨 **奚齊**子母入於骨髓只礙主上

耳今聞大變必有異謀 **鸞** **翟**輔之於外國人應之於內子何策以禦

之荀息曰我受先君遺托而傳 **奚齊**則 **奚齊**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

有他人萬一力不從心惟一死以謝先君而已平鄭父曰死無益也何不攻圖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許先君矣雖無益敢食言乎二人再三勸諭荀息心如鐵石終不改言乃相辭而去克謂鄭父曰我以叔有同僚之誼故明告以利害彼堅執不聽奈何鄭父曰彼爲奚

齊我爲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於是二人密約使心腹力士變服

雜於侍衛服役之中乘奚齊在喪次就刺殺於苦塊之側二人不先定功立而

流淚於時優施在傍捩劍來救亦破殺一時幕間大亂荀息哭

臨方退聞變大驚疾忙趨入撫屍大慟曰我受遺命託孤不能保護

太子我之罪也便欲觸柱而死鄭急使人止之曰君極在殯大夫

獨不念乎且奚齊雖死尚有東在可輔也去了一個心愛的荀息又要送第二個了

乃誅守墓者數十人卽日與百官會議便扶卓子爲君時年纔九歲

重耳平鄭佯爲不知獨不與議梁曰孺子之死實重耳平二人爲先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三十二

太子報仇也今不與公議其迹昭然謂以兵討之荀息曰二人者

之老臣根深黨固七輿大夫侯伯士命國中七乘半出其門討而不

勝大事去矣不如姑隱之以安其心而緩其謀俟喪事旣畢改元正

位外結鄰國內散其黨然後乃可圖矣梁退謂東關五曰菽卿忠

而少謀作事迂緩忠而少謀說得是作事迂緩却怪不從焉此時實在動手不得也不可恃也重耳

雖同志而克爲先太子之冤銜怨獨深若除克則平氏之心恬矣東

關五曰何策除之梁曰今喪事在邇誠伏甲東門視其送葬突起

攻之只有三五之輩竟不得逞便知此一夫之力也東關五曰善我

有客屠岸者能負三千鈞絕地而馳若啖以爵祿此人可使也乃

召屠岸夷而與之夷素與大夫驪相厚密以其謀告於驪

問此事可行否適曰故太子之冤舉國莫不痛之皆因驪如母子之

故今重耳平二大夫欲殲驪姬之黨迎立公子重耳爲君此義舉也汝

若輔佐仇忠幹此不義之事我等必不容汝徒受萬代罵名不可不

可先告之以大義曰我儕小人不知也今辭之何如即借其人而用之大曰辭之則

必復遣他人矣子不如佯諾而返戈以誅逆黨是者力雖過善謀可

變我以迎立之功與子又與之以利以結子不失富貴而且有令名

汝為不義殺身孰得屠岸夷曰大夫之教是也晚得從正稟邪曰雖過

曰得無變否夷曰大夫見疑則請盟乃割雞而為盟夷去適即與平

鄭父言之鄭父亦言於里克各整頓家甲約定送葬日齊發至期甲

克稱病不會葬屠岸夷謂東關五曰諸大夫皆在葬維里克獨留此

天奪其命也請授甲兵三百人圍其宮而殲之借得兵來便好行事

力上東關五大悅與甲士三百僞圍里克之家里克故意使人如幕

告變而息驚問其故東關五曰聞里克將乘隙為亂五等輒使家容

以兵守之成則大夫之功不成不相累也苟息心如芒刺亦明知事

東周列國志卷之六 三十三 六卷三十三

改反也草草畢葬即使二五勒兵助攻自己奉卓子坐於朝堂以俟

好音東關五之兵先至東市屠岸夷來見託言稟事猝以臂拉其頸

頸折墜軍中大亂屠岸夷大呼曰公子重耳引鬪之兵已在城外

我奉里大夫之命為故太子申生仲冤誅姦佞之黨迎立重耳為君

借言奉翟以制兵來明借重耳以收人心汝等願從者皆來不願從

奔卒之間說話大有權衡不是孟浪力士

自去軍士聞重耳為君無不踴躍願從者梁五聞東關五被殺急趨

朝堂欲同苟息奉卓子出奔却被屠岸夷追及里克平鄭父馳過各

牽家甲一時亦到梁五料不能脫拔劍自刎不斷被屠岸夷隻手擒

來里克趁勢揮刀劈為兩段時左行大夫共華亦統家甲來助一齊

殺入朝門里克仗劍先行眾人隨之左右皆驚散苟息面不改色左

手抱卓子右手舉袖掩之刀斧之下豈衣袖能掩卓子懼而啼苟息

謂里克曰孺子何罪寧殺我乞留我先君一塊肉里克曰申生安在

亦先君一塊肉也。說得痛快只算顧屠岸夷曰還不下手屠岸夷就

初息手中奪來擲之於階但聞跣踣一聲化為肉餅苟息大怒挺佩

劍來圍里克亦被屠岸夷斬之遂殺入宮中驪姬先奔冀君之宮賈

君閉門不納走入後園從橋上投水中而死里克命戮其屍驪姬之

姊雖生子無寵無權怨不殺鋼之別室盡滅二五及禮施之族真

仙有詩歎驪姬云

譖殺申生意若何 要將稚子掌山河

一朝母子遭駢戮 笑殺當年暇豫歌

又有詩歎苟息從君之亂命而立庶孽雖死不足道也詩云

昏君亂命豈宜從 猶說穉穉效死忠

璧馬智謀何處去 君臣束手一場空

甲克 大集百官於朝堂議曰今庶孽已除公子中帷重耳 最長且賢

當立以其賢而學便公道厥矣諸大夫同心者請書名於簡平鄭父

曰此事非孤老夫不可重耳即使人以車迎之狐突辭曰老夫二

子從亡若與迎是同賦也同賦不同賦人自知之魯在與迎突老矣

惟諾大夫之命是聽里克遂執筆先書己名次子鄭父以下其華賈

華雖過等共三十餘人後至者俱不及書以上士之衛假屠岸夷使

之奉表往魯奉迎公子重耳 重耳見表上無狐突名疑之魏擘曰迎

而不往欲長為客乎重耳曰非爾所知也羣公子尙多主意在此然

一人 何必我且二孺子新誅其黨未盡入而求出何可得也天若祐

我豈患無國亦偃亦以乘喪因亂皆非美名勸公子勿行乃謝使者

曰重耳得罪於父逃死四方生既不得展問安侍膳之誠死又不得

盡視含哭位之禮何敢 乘亂而貪國不得盡禮於生死之間其罪在

公議來迎何謂乘亂貪國乎雖 大夫其更立他子重耳不敢違屠岸

是說得好於却於道理不是

夷還報里克欲遣使再往大夫梁繇靡曰公子孰非君者盍迎夷乎里克曰夷貪而忍貪則無信忍則無親不如重耳梁繇靡曰不猶愈於羣公子乎眾人俱唯唯里克不得已乃使屠岸夷輔梁繇靡迎夷吾於國且說公子夷吾在梁繇靡以女妻之生一子名曰夷

吾安居於國日夜望國中有變乘機求入聞獻公已薨卽命呂飴甥

襲屈城據之苟息爲國中多事亦不暇問及聞奚齊卓子被殺諸大

夫往迎重耳飴甥以書報夷吾夷吾與馮射卻芮商議要來爭國

所處正在於此忽見梁繇靡等來迎以手加額曰天奪國於重耳以投我也

不覺喜形於色卻芮進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

耳君勿輕信夫在內而外求君者是皆有大欲焉一句又助方今國

事用事重耳爲首君宜捐厚賂以啖之雖然猶有危夫入虎穴者必

操利器君欲入國非借強國之力爲功不可鄰國之國惟最強子

盍遣使卑辭以求納於國乎許我則國可入矣夷吾用其言乃許

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許不鄰父以負蔡之田七十萬皆書契而緘

之先使屠岸夷還報留梁繇靡使達手書於國并道國諸大夫奉

迎之意穆公謂筮叔曰亂待寡人而平上帝先示夢矣寡人聞

重耳夷吾皆賢公子也寡人將擇而納之未知孰勝筮叔曰重耳在

國夷吾在國皆密邇君何不使人往弔以觀二公子之爲人穆公

曰諾乃使公子繫先弔重耳次弔夷吾公子繫至國見公子重耳以

君之命稱弔禮畢重耳卽退繫使聞者傳語公子宜乘時圖入寡

君願以敝賦爲前驅重耳以告趙衰趙衰曰却內之迎而借外寵以

求入雖入不光矣重耳乃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入以後命

亡人無實仁親爲寶父死之謂何而敢有他志倘是來人前遂伏

地大哭稽顙而退絕無一私語公子繫見重耳不從心知其賢歎息

而去遂弔夷吾於禮畢夷吾謂欒曰大夫以君命下弔亡人亦何以教亡人乎一個是來人欒亦以乘時圖入相勸夷吾稽顙稱謝

入告欒曰人許納我矣欒曰人何私於我亦將有取於我也君必大割地以賂之計以賂則可也何必割地亦夷吾曰大割地

不損乎計以賂則可也何必割地亦夷吾曰大割地不損乎計以賂則可也何必割地亦夷吾曰大割地

乎他人之物公子何惜焉夷吾復出見公子欒握其手謂曰且克平

鄙皆許我矣亡人皆有以酬之且不敢薄也欒假君之寵入主社稷

惟是河外五城所以便君之東游者東盡地南及華山內以解梁

今縣晉將為界願入之於君以報君德於萬一出契於袖中面有德色公

子欒方欲謙讓夷吾又曰亡人別有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願

納於公子之左右他何許的公子好言於君亡人不忘公

子之賜公子欒乃皆受之史臣有詩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三十一 六卷川六

重耳憂親為喪親 夷吾利國喜津津

但看受弔相懸處 成敗分明定兩人

欒返命於穆公備述兩公子相見之狀穆公曰重耳之賢過夷吾遠

矣必納重耳秦穆公本來意恩甚公子欒對曰君之納君也憂

乎抑欲成名於天下乎穆公曰何與我事寡人亦欲成名於天下

耳公子欒曰君如憂則為之擇賢君第欲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

不賢者均之有置君之名而賢者出我上不賢者出我下二者孰利

只計利害所穆公曰子之言聞我肺腑乃使孫枝出車三百乘以

納夷吾開利仰從所秦穆公夫人乃世中生之姊是為穆姬幼

育於獻公次妃賈君之宮甚有賢德聞公孫枝將納夷吾於遠為

子書以屬夷吾言公子入為君必厚視賈君先親其親雖是私其

羣公子因亂出奔皆無罪聞葉茂者本榮也盡納之亦所以固我

也事如大有誠夷吾恐失穆姬之意隨以手書復之一一如命時歸

桓公聞晉國有亂欲合諸侯謀之乃親至高梁之地晉地葦孔之言不駮齊桓終是

又聞魯師已出魯師惠王亦遣大夫王子黨率師至晉乃遣公孫陽

會圍驪之師同納夷吾魯師呂餒甥亦自屈城來會桓公遂回晉里克

不鄭公請出國舅狐突做主率羣臣備法駕迎夷吾於晉界夷吾入

絳都卽位是爲惠公卽以本年爲元年按晉惠公之元年實騶襄王

之二年也國人素慕重耳之賢欲得爲君及失重耳得夷吾乃大失

望惠公既卽位遂立子圉爲世子以狐突號射爲上天夫呂餒甥卻

芮得爲中大夫居岸夷爲下大夫其餘在國諸臣一從其舊使梁繇

靡從王子黨如圍驪簡從陽明如晉各拜謝納國之恩惟公孫枝以

索取河西五城之地尚留晉國惠公有不舍之意乃集羣臣議之號

射目視呂餒甥餒甥進曰君所以賂驪者爲未入則國非君之國也

東周列國志卷之六三十七六卷五十七

今旣入矣國乃君之國矣雖不界驪弱其奈君何開口也里克曰君

始得國而失信於強鄰不可不如與之欲芮曰去五城是去半晉矣

雖雖極兵力必不能取五城於我且先君百戰經營始有此地不可

棄也里克曰旣知先君之地何以許之許而不與不怒秦乎里克之言

政故能兼并小國以成其大君能修政而善鄰何患無五城哉卻芮

大喟曰里克之言非爲驪也爲取汾陽之田百萬恐君不與故以驪

爲例耶難道是不該與的小人不鄭父以樽推里克克遂不敢復言

惠公曰不與則失信與之則自弱界一二城可乎呂餒甥曰界一二

城未爲全信也而適以挑驪之爭不如辭之惠公乃命呂餒甥作書

辭驪書略曰

始夷吾以河西五城許君今幸得入守社稷夷吾念君之賜卽欲

踐言大臣皆曰地者先君之地君出亡在外何得擅許他人寡人爭之弗能得此君少緩其期寡人不敢忘也

惠公問誰人能爲寡人謝鑿者平鄭父願往惠公從之原來惠公求

入國時亦曾許平鄭父負葵之田七十萬惠公既不與鑿城安肯與

里平二人之田鄭父口雖不言心中怨恨遠也怪不得特地討此一差欲

誅於鑿耳鄭父隨公孫枝至於鑿國見了穆公呈上國書穆公覽畢

拍案大怒曰寡人固知夷吾不堪爲君今果被此賊所欺欲斬平鄭

父公孫枝奏曰此非鄭父之罪也望君恕之穆公餘怒未盡問曰誰

使夷吾負寡人者寡人願得而手刃之平鄭父曰君請屏左右臣有

所言穆公色稍却命左右退於簾下揖鄭父進而問之鄭父對曰

之諸大夫無不致君之恩願歸地者惟呂卻甥卻芮二人從中阻撓

君若重幣聘問而以好言召之二人至則殺之君納里耳臣與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三十一

六卷三十一

里克遂夷吾

此謂

國怨助

爲君內應請得世世事君何如穆公言

此計妙哉固寡人之本心也此謂外怨助助於是遣大夫冷至遊不

鄭父行聘於晉欲誘呂卻甥卻芮而殺之不知呂卻性命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卻芮呂卻甥料事多中可謂有用之才又盡心以事晉惠不可

謂不忠但首倡重賂之謀而却內外食言以取怨及怨隙已成

又不能自反改過乃誅戮大臣欲以弭禍夫禍亂豈亂任誅殺

之可弭耶奸險殘毒不識爲政之體欲以定國而久安難矣

里克之殺奚齊卓子以人臣之分而論之固非有罪然以故大

子之寃及國人之公議而論之則殺之未爲不當也嬖人之子其母有罪理不應立公憤殺之不可謂弑君兄卽弑君以報故太子之怨而迎立新君以定國家亦理之所不罪也且驪姬與奚齊卓子獨非夷吾之仇乎使館甥曩居據之以望變此何心也旣得立矣却悔其許賂之厚乃假詞以罪之負心甚矣是時平鄭在外諸大臣在內倘竟說秦以挑其怒以責約爲名與師以臨晉而諸大夫從中而應之晉惠所恃僅呂卻等數人耳國入又皆不服其將何以得免哉故其殺里克是太失算計而其不至卽及於難者僥天之幸也

平鄭奉使往秦不別里克爲恐有人伺察也今里克被誅嫌疑更甚秦人來索呂卻不行明是被他猜破豈反無人伺察耶約會多人深夜計事明露破綻何也憤激於中而不能忍也智者

于慮必有一失機事不密則害成智者當三復斯言

屠岸夷之來形跡甚是可疑君欲加戮此語聞自何人皆出呂卻之謀又是何人所說重耳能得士心國人願戴秦人惡吾昔約亦欲立之岸夷見不及此果欲先斬呂卻逐君納君何必先期約會屠岸夷亦係在朝大夫焉得持書獨往圖套雖圓終有許多破綻平鄭素有料事之才何獨於此而憤憤也豈異謀太急故不暇致詳耶抑以通國皆不願戴惠公故不復疑岸夷之有異耶大約是以盟誓爲信耳見之不明遂受其禍惜哉

平鄭諸人之信屠岸始以前日殺奚齊卓子之故耳不知前日之事全虧驪適曉之以大義又動之以利害故能棄邪從正以就其功非其自能曉然於大義也素本不明大義則易爲人所愚有貪利懼害之心則易爲人所動二五之事豈可以爲例耶

只是屠岸於一五用之則與雖過商量何以今日之事乃不復謀之於雖過耶豈呂卻正在得君許以爵祿田土遂行之而不顧耶抑以君欲行誅之言懼死太亟故不暇別計耶本是可以爲善之人却被利害之心陷溺了可惜可惜

管子學問好處只是識得大端如論鮑叔牙不可爲相知他相度淵論三嬖非人情不可近可知他撫民用眾又論隰朋之可相在不恥下問居家不忘公門真得爲相之道也學術如此宜其功成而名顯哉

凡一切聖賢君子英雄豪傑未有不近人情者不近人情非大奸大惡卽廢朽而不可用者也廢朽而不可用者其人必不入世入世而不近人情則無非大奸大惡之人也管子以此定三嬖之不可用真是特達之識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四十

六卷四

話說里克主意原要奉迎公子重耳因重耳辭不肯就夷吾又以重

賂求入因此只得隨眾行事誰知惠公卽位之後所許之田分毫不

給情理果然又任用虢射呂錡甥卻芮一班私人將先世舊臣一

概疎遠又是里克心中已自不服及勸惠公界地於鬪分明是

公道話可恨事卻芮反說他爲己而設又是一層好生不忿忍了一肚子氣

敢怒而不敢言出了朝門顏色之間不免露些怨望之意這個便及

不鄭父使鬪卻芮等恐其與里克有謀私下遣人窺瞰鄭父亦慮卻

芮等有人伺察遂不別里克而行平鄭見識里克使人邀鄭父說

話則鄭父已出城矣克自往追之不及而還早有人報知卻芮來求

見惡公奏曰里克謂君奪其權政又不與汾陽之田心懷怨望今聞

不鄭父使秦自駕往追其中必有異謀臣素聞里克善於重耳君之

立非其本意萬一與重耳內應外合何以防之不若賜死以絕其患

惠公曰里克有功於寡人今何辭以戮之荀息曰克弑矣齊又弑

王又殺顧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人國之功私勞也討其弑逆

之罪公義也明君不以私勞而費公義臣請奉君命行討惠公曰大

夫往矣御芮遂詣里克之家謂里克曰荀侯有命使芮致之君子

侯云微子寡人不得立寡人不敢忘子之功雖然子弑二君殺一大

夫為爾君者難矣寡人奉先君之遺命不敢以私勞而廢大義惟子

自圖之荀息卓子算不得君使夷吾若在國中肯竟甘里克曰不有

所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御芮復迫之克乃拔

佩劍躍地大呼曰天乎寃哉忠而獲罪死若有知何面目見荀息乎

遂自刎其喉而死御芮還報惠公惠公大悅髻帥有詩云

纔入夷吾身受兵 當初何不死申生

方知中立非完策 不及荀家有令名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四十一

六卷四十一

惠公殺了里身羣臣多有不服者而舉其罪賈華雖過輩俱口出怨

言惠公欲誅之御芮曰平鄭在外而多行誅戮以啓其疑叛之心不

可君且忍之惠公曰夫人魏如申生之外有言托寡人善視賈君

而盡納羣公子何如御芮曰羣公子誰無爭心不可納也善視賈君

以報夫人可矣惠公乃入見賈君時賈君色尚未衰惠公忽動淫

心謂賈君曰夫人屬寡人與君為歡君其無拒即往抱持賈君

善視之法秦夫夫人皆含笑避去賈君畏惠公之威勉強從命事畢

賈君垂淚言曰妾不幸事先君不終今又失身於君妾身不足惜但

乞君為故太子申生白寃妾得復於夫人以贖失身之罪即白夫

豈只以贖夫惠公曰二豎子豎子卓子見殺先太子之寃已白矣賈君曰

聞先太子尚彙葬新城即曲沃君必遷冢而為之立諡庶寃魂獲安亦

國人之所望於君者也惠公許之乃命御芮之從弟御乙往曲沃擇

外館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門上報有城西巫者求見突命召入預屏左右以待之巫者入見自言素與鬼神通語

不戒其責下今有喬山主者乃國故太子申生托傳語致意國舅

今已覆奏上帝但辱其身斬其亂以示罰罪而已無害於晉

為不知問曰所罰者何人之罪巫曰太子但命傳語如此我亦不知

所指何事也突命左右以金帛酬巫者戒勿妄言巫者謝叩而去

突歸國私與平鄭父之子平豹言之豹曰君舉動乖張必不克終有

復命二人各別而歸却說平鄭父同秦大夫冷至賚著禮幣數車如

晉報聘行及絳郊忽聞誅里及之信鄭父心中疑慮意欲轉回秦國

再作商量又念其子在絳城我一走必累及豹因此夫住兩難躊

躇不決恰遇大夫共華在於郊外遂邀與相見鄭父叩問里克緣繇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四十三

共華一一敘述了鄭父曰吾今猶可入否共華曰里克同事之人尚

多如華亦在其內今止誅克一人其餘並不波及况了出使在秦若

為不知可也如懼而不入是自供其罪矣鄭父從其言乃僱車入城

鄭父先復命訖引進冷至朝見呈上國書禮物惠公啓書看之略曰

晉秦甥舅之國地之在晉猶在秦也諸大夫亦各忠其國寡人何

敢曰必得地以傷諸大夫之義但寡人有疆場之事欲與呂卻二

大夫面議幸旦暮一來以慰寡人之望

書尾又一行云原地券納還惠公是見小之人看見禮幣隆厚又且

繳還地券心中甚喜便欲遣呂館甥卻為報魯卻芮私謂館甥曰秦

使此來不是好意其幣重而言甘殆誘我也

荆我以取地矣館甥曰吾亦料秦之權智不至若是此必平鄭父明

里克之誅自懼不免與秦共為此謀欲使人殺吾等而後作亂耳

卻芮曰鄭父與吾同功一體之人克誅鄭父安得不懼乎或謂之

料是也今羣臣半是里不之黨若鄭父有謀必更有同謀之人且先

歸秦使而徐察之節物曰善乃言於惠公先遣冷至回言國未

定稍待二臣之暇即當趨命冷至只得回呂卻二人使心腹每夜

伏於平鄭父之門伺察動靜鄭父見呂卻全無行色乃密請祁舉共

董賈華雖讀等夜至其家議事多人夜聚便不機密了五鼓方回心腹回報所

見如此如此卻芮曰諸人有何難決之事必逆謀也乃與節甥商議

使人請屠岸夷至謂曰子禍至矣奈何先說他一句最是動聽之法屠岸夷大驚

曰禍從何來卻芮曰了前助里克弑幼君今克已伏法君將有討於

子妙在里克身上生吾等以子有迎立之功不忍見子之受誅是以

告也屠岸夷泣曰夷乃一勇之夫聽人驅遣不知罪之所在惟大夫

救之卻芮曰君怒不可解也獨有一計可以脫禍夷遂跪而問計卻

芮周列國志卷之六四十四本卷四十四芮慌忙扶起密告曰今平鄭父當於里夷有迎立之心與七輿大夫

陰謀作亂欲逐君而納公子重耳子誠偽為懼誅者見而鄭父與之

同謀若盡得其情先事出首吾即以此許鄭父負葵之田割三十萬

以酬子功子且重用又何罪之足患乎如君果然欲殺那裏等律道般實容明是計只是屠岸

却如何首得一喜喜曰吾死而得生大夫之賜也敢不効力但我不善為辭

奈何呂節物曰吾當教子乃擬為問答之語使夷熟記假使他又與

却不知如何果然亦危哉是夜夷遂叩平鄭父之門言有密事鄭父辭以醉寢

不與相見夷守門內更深猶不去乃延之入夷一見鄭父便下跪曰

大夫救我一命鄭父驚問其故夷曰君以我助里克弑子將加戮

於我奈何果要加戮却得鄭父曰呂卻二子為政何不求之夷曰此

皆呂卻之謀也吾恨不得食二人之肉求之何益鄭父猶未深信又

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土心國人皆願戴之為

君而人惡吾之背約亦欲改立重耳誠得大夫手書夷星夜往致
重耳使合羣之眾大夫亦糾故太子之黨從中而起先斬呂卻之
首然後逐君而納重耳無不濟矣鄭父曰子意得無變否夷仰嚙一
指出血誓曰夷若有真心當使合族受誅後來其子屠岸賈改初武滅族果應其誓鄭父
力肯信之約次日三更再會定議至期屠岸夷復往則其華以下七人皆故華
騶邁皆先在又有叔堅彘虎特宮田祁四人正七與大夫也皆故
太子中生門下與鄭父屠岸夷共是十人重復對天歃血共扶公子
重耳為君後人有詩云

只疑屠岸來求救

誰料奸謀呂卻為

強中更有強中子

一人行詐九人危

平鄭父欲待眾人盡醉而別屠岸夷私下回報卻芮芮曰汝言為據

必得鄭父手書方可正罪夷次夜再至鄭父之家索其手書往迎重

陳州列國志

卷之六

四十五

六卷四十五

耳鄭父已寫就了簡後著名共是十位有九人俱先有花押第十屠
岸夷也夷亦請筆書押鄭父臧封亭當交付夷手屬他小心在意不
可漏洩屠岸夷得書如獲至寶一徑投卻芮家呈上芮看芮乃匿夷
於家將書懷於袖中同日卻芮往見國舅欒射備言如此如此若不
早除變生不測欒射夜叩宮門見了惠公細述平鄭等之謀明日早
朝便可面正其罪以手書為證次日惠公早朝呂卻等預伏武士於
壁衣之內百官行禮已畢惠公召平鄭父問曰知汝欲逐寡人而迎
重耳寡人敢請其罪鄭父方欲辭辯卻芮仗劍大喝曰汝遣屠岸夷

將手書迎重耳賴吾君洪福屠岸夷已被吾等伺候於城外拿下搜

出其書同事共是十人今屠岸夷已招出汝等不必辯矣惠公將原

書擲於案下呂飴甥拾起接簡呼名命武士擒下只有其華告假在

家未到另行捕拿見在八人面面相覷真箇是有口難開無地可入

惠公鳴教押出朝門斬首內中賈華大呼曰臣先年奉命伐國曾有

私放吾君之功求免一死可乎呂節勤曰汝事先君而私放吾主今

事吾主復私通重耳此反覆小人速宜就戮可見施恩於小賈華語

塞八人束手受刑却說其華在家聞鄭父等事洩被誅即忙拜辭家

廟欲赴朝中領罪其弟共賜謂曰往則就死盍逃乎共華曰平大夫

之入吾寶勒之陷人於死而已獨生非丈夫也吾非不愛生不厭負

平大夫耳義不負友就死如遂不待捕至疾趨入朝請死惠公亦斬

之平豹聞父遭誅飛奔國逃難公欲盡誅里季諸大夫之族卻

謂曰罪人不孥占之制也亂人行誅足以儆眾矣何必多殺以懼眾

心惠公乃赦各族不誅進屠岸素為中大夫賞以負蔡之田三十萬

却說平豹至見了穆公伏地大哭穆公問其故平豹將其父始謀

及被害緣由細述一遍乃獻策曰侯晉之大恩而修國之小怨

東周列國志卷之六四十六

百官聳懼百姓不服君以偏師往伐其中必內潰廢置惟君所欲耳

穆公問於羣臣蔡叔對曰以平豹之言而伐是助臣伐君於義不

可說費用動說事百里奚曰若百姓不服必有內變君且俟其變而圖

之用詳是個謀臣穆公曰寡人亦疑此言彼一朝而殺九大夫豈眾

心不附而能如此况兵無內應可必有功乎平豹遂留仕秦為大夫

時惠公之二年襄王之三年也是年王子帶以賂結好伊維

之戒諸戎雄居伊維使伐京師而已從中應之戎遂入寇圍王城

周公孔與召伯廖悉力固守帶不敢出會師襄王遣使告急於諸

侯秦穆公惠公皆欲結好王各率師伐戎以救國和諸侯兵

至焚掠東門而去惠公與穆公相見面有慙色惠公又接得穆姬密

書書中數言侯無禮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許多不是教他速改前

非不失舊好惠公遂有統秦之心急急班師平豹果勸穆公夜襲晉

師穆公曰同爲勤王而來此雖有私怨未可動也秦穆雖是勤王却也還夾著王道

乃各歸其國時管桓公亦遣管仲將兵救國兵已解乃遣人結

賁賁主懼兵使人謝曰我諸何敢犯京師爾甘叔王子

於日故招我來耳襄王於是逐王子帶子帶出奔齊國主使人請

京師請罪求和襄王許之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和之

勢乃大饗管仲待以上卿之禮管仲遜曰有國高二子在齊之臣不

敢當再三謙讓受下卿之禮而還有功不伐守禮不踰是冬管仲病

桓公親往問之見其瘡甚乃執其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

寡人將委政於何人時管賓須無先後俱卒管仲嘆曰惜哉乎甯

戚也桓公曰甯戚之外豈無人乎吾欲任鮑叔牙何如仲對曰鮑叔

牙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君子而不可以爲政可見君子亦有處等用法其人善惡過於

分明夫好善可也惡惡已甚人誰堪之鮑叔牙見人之一惡終身不

忘是其短也桓公曰焉朋何如仲對曰庶乎可矣陽朋不貳下問居

其家不忘公門不貳下問則取益廣不貳公門則立心忠故可以爲和也言畢喟然嘆曰天生

朋以爲夷吾吾也身死舌安得獨存恐君之用陽朋不能久耳桓公

曰然則易牙何如仲對曰君即不問臣亦將言之彼易牙豎貂開方

三人必不可近也桓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適寡人之口是愛寡人勝

於愛子尚何疑耶仲對曰人情莫愛於子其子且忍之何有於君桓

公曰豎貂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尚何疑耶仲對曰人

情莫重於身其身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

之太子而臣於寡人以寡人之愛幸之也父母死不奔喪是愛寡人

勝於父母無可疑矣仲對曰人情莫親於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

有於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棄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過於千

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亂國桓公曰此三人者事寡人久矣仲

父平曰何不聞一言乎仲對曰臣之不言將以適君之意也譬之於
水臣爲之隄防焉隄防終有壞日何不去其禍本管子一生此最是其短處勿令泛濫今隄防去
矣將有精流之患君必遠之桓公默然而退畢竟管仲性命如何且
看下回分解

